篷底浮談

蓬底浮談卷之十三

談經三禮

士冠禮記冠義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康成謂其制異同未之聞又曰周弁殷冔夏收康成謂其制之異未之聞夫三代冠制至漢已不可考矧遵王之制亦不容舍當代之冠而服古之冠也三加之服玄端爵韠皮弁素積委韠纁裳韎韐後世可復服乎是以朱子家禮初加則深衣納履再加則帽子服皁衫革帶繫鞋三加則幞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而已禮從乎古制從

乎今所謂觀會通以行典禮也故古禮窒礙難行者皆當變而通之也豈特冠禮爲然哉

昏禮納采用鴈鄭注取其順陰陽往來以非是夫男子猶可言往來也女閾觀不出何往來之有釋請夫陽婦陰借鴈之順陰陽往來以譬婦人從夫之義亦覺牽强特取鴈之有序且不再偶云耳若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注云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則庶乎得之矣

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

有臺笙由儀燕禮亦然夫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諸篇朱子以為笙詩謂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有聲無詞明矣其說是也大射禮乃管新宮三終今新宮篇名雖亡而謂之管亦笙詩也即小序所謂有其義而亡其詞也義者吹之之節奏朱子曰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壷魯鼓薛鼓之節是也亡其詞之亡讀曰無有義而無詞者也康成註樂南陔白華華黍曰今亡其義未聞謂其義今亦亡之耳又曰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重復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其意謂夫子刪詩詩已不全而亡者多非謂南陔白華華黍三篇亡也釋康成註者乃曰子夏序有其義亡其詞者謂詩詞亡矣引孔子曰云云者欲明孔子以前已亡三篇之意也又曰子夏具序三篇之義則其詞見在毛公之時亡其詞故知當戰國及秦之世也是不知南陔諸詩之無詞而讀亡其詞之亡爲亡失之亡也識見卑陋

何異束廣微之補亡乎故康成公註儀禮甚善而黄慶李孟悊賈公彥之章疏疎陋膚淺矣康成之意多矣

鄉射禮記曰射者有過則撻之夫鄉射者鄉會衆賢以禮樂勸民而射所謂禮射也耦射相與雍容揖遜其容體比於禮節奏比於樂必無大過縱有微過飲之可也而曰過則撻之不亦甚乎注以矢揚中人為過夫禮射不主皮必無中人之事故經文止言不勝未嘗言有過也止言受觶而飲康成謂罰爵是已未嘗言用刑也非特鄉射雖大射亦未

嘗言不勝用刑也疏謂幽厲之後有記觀有過揵
之之言殆禮樂散亡而儒者以私意測之其作於
戰國以後者乎故諸記止當比注釋分附諸禮之
後不當與禮經並載而特爲之注釋
聘禮記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賄在聘于賄鄭
注幣美則沒禮是矣其注上三二句似覺非是夫
金玉之類曰貨布帛之類曰賄幣則帛錦之類也
古人執圭往聘而以幣帛將敬束帛束錦皆有定
制不得以私意過美也經稱宰書幣命宰夫官具
及期夕幣可見矣後世尚華麗而重貨賄不惟幣

帛踰制過美而幣帛之外復加用貨賄以相媚悅
大國亦有要求於小國者左氏載晉人重幣諸侯
患之之類是也記者悲之故言聘以通好為睦鄰
也貨多則與者傷惠受者傷廉反傷乎德矣幣帛
所以將敬而成禮幣太美則主於幣而禮之本意
不見反沒乎禮矣聘非為賄有賄在則是聘將主
于賄矣三句一意耳鄭注多貨則傷德以貨為王
而曰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為瑞節重禮
也多之則是主於貨而傷敗其德夫圭璋琮璧以
為朝聘瑞節皆有定用聘事畢君使卿還玉于館

多之無益也矧金玉曰貨獨指聘玉可乎故貨多爲貨賂無疑又注賄在聘于賄以賄作財于讀曰爲義因經文賄用束紡及執賄幣以答之文而誤也夫經讀十日爲句而謂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全非本文詞意且別爲一意與上文不貫吾知其必不然矣

覲禮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鄭注曰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非也蓋天子至尊不親受玉而諸侯執玉來覲又不可恝然不顧故

但撫之而已撫之者體貌有加也不親受者尊卑之分也非輕財也鄭氏云然緣聘義有圭璋還之爲重禮璧琮不受還爲輕財之文也而不知聘義之先悞也

喪服傳義確而詞古出於子夏所作無疑

右儀禮

大宰之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掌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曰兆五帝于四郊則是昊天之外復有五帝而四郊亦在圜丘之外矣康成謂昊天者天皇

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夫紫微一星獨尊故名大帝大微五星叢聚各據方位故名五帝星家特取其象耳以此六星爲上帝五帝則祭昊天五帝者祭六星而已乎王肅輩排之是矣乃以太皞神農黃帝少昊顓頊爲五帝何哉信齋楊氏非之謂五人帝之先乃無司四時者乎其說是矣然引程子形體主宰之說而以五帝爲天之別名亦非也周文安辨之是矣引家語孔子以爲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不知五行不可稱帝也五帝者特五方之神耳疏謂東方青帝威靈仰南

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黒帝恊光紀取緯書感靈仰赤熛怒等説因非而指爲五方之帝似得五帝本旨且大宗伯之職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黄禮北方則帝分青赤黄白黒亦未爲不可故祭天而復祭五帝即天之分司五方者也祭地而復祭五嶽即地之分峙五方者也非昊天之外復有五帝也

大司徒之職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

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
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
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其制與王制孟子何休諸說不同蓋孟子言殷諸
侯去籍周禮散逸之後王制出漢儒自當從周禮
爲是康成謂魯頌錫之山川土地附庸奄有龜蒙
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
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此
非七十里所能容其說是矣

媒氏掌萬民之判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

若不禁鄭注重天時權許之也故此月既是嫁娶之月若有父母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此猶為可疑者也夫婦人倫之始婚娶夫婦之始禮之大者今媒氏會男女而縱其淫奔可乎何蕪泉疑禮不備者謂之奔以奔則為妾徵之的然可從矣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而會之註謂鰥寡夫疾風暴雨不過寡婦之門無故祭而會之何哉亦在所可疑恐非周官之舊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鄭注市

者必利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爲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此不通之論也夫市不可遊亦禁之而已矣聽國君從遊已非而又令其妄赦以失刑可乎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其富不以一幕帟蓋惟爲輕重也罰而聽其遊遊將無度矣恐周公無此政也故此類皆在所可疑者也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注國服者於國服事之稅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夫貸民

原缺

者也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名不同而禮同亦猶祠禴嘗烝之異名耳其他文或總言大朝覲或總言朝覲會同則其禮之不甚異可知矣曲禮乃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其始不可盡信者乎夫人臣見君禮必北面故當宁以待諸侯之至則容有東面西面者矣終必天子負扆諸侯北面稽首而後成朝禮耳遂以當宁為朝可乎孟子不盡信武成孰謂曲禮可以盡信哉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按注康成與鄭司農不同細玩二說皆無所證據似乎非是尚當闕之者也

俞庭椿謂冬官未嘗亡散逸於五官之中耳乃取五官之散逸者以補冬官之闕其用心勤矣予謂山虞澤虞川衡林衡之類斷係冬官之屬散逸於五官之中多矣謂之一無所亡則非是予亦不敢盡信也

右周禮

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指

五禮不特喪禮爲然疏以喪禮明之謂餘可類推

耳集說惟引疏以釋之陋矣

童子不衣裘裳按醫書童子純陽體熱下大溫則陰不生故不衣裘裳所以養其陰也鄭註裘大溫消陰氣是矣集說引呂氏之言理雖是而實非也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是以治兵致祭皆稱有事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是矣故鄭註惟以甲午祠兵徵剛日又按春秋壬午大閱是治兵皆以剛日可見矣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夏五月乙酉

吉禘于莊公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是祭宗廟皆以柔日可見矣集說乃以巡狩朝聘盟會之類皆為外事冠婚之禮皆為內事似覺非是按隱公夏五月辛酉會齊侯盟于艾九月辛卯及莒人盟于浮來桓公夏四月丁未及鄭伯盟于越其他盟會用柔日者不可勝數故先儒但以兵祭言之必有所據從之可也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蓌拜鄭註蓌猶詐疏又訓挫謂著甲屈拜則挫損戎威之容二說疏為勝然謂著甲屈拜者非是特謂其挫拄所拜耳故蓌當訓挫

其辭則當從朱子合二說始備
舜葬於蒼梧之野因陟方乃死而傅會之也鄭註舜征有苗而死抑又甚矣然記猶明言三妃未之從也離騷九歌有湘夫人始皇問湘君何神其下復有堯女舜妻之對後世至為灑淚成班竹之說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亦擇之而已矣然九歌湘夫人之外復有湘君湘夫人稱帝子湘君正稱君是湘君別自一神也對始皇者未聞之未悉得其近似而云云耳是誣而又誣者也此書之所以不可盡信也

談經　春秋

元年按商稱元祀周稱元年不言一而曰元者文其辭耳胡文定謂欲人君之體元其意雖佳終非稱元之本意也

春王正月按周正迄無定論予獨主蔡九峯不改時亦不改月之說近周文安作周正辨又以五經論孟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參考而辨證之其言詳悉可據矣豈非千古之一快哉誰藏周正辨于後學者再讀而徐玩之庶知不改時月之說爲確論

也其辨曰唐虞夏后皆以寅爲歲首今之曆是也周人以建子爲歲首是以子月爲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此月爲正朔非以此月爲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爲言端也端之爲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以十二月爲正朔而非以十二月爲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記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以十月爲正朔

非以十月爲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爲正朔而不以十一月爲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峯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迂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潁汪克寬輩則又遠承漢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爲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時之序千萬世不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爲春以春爲夏以夏爲秋以秋爲冬位隋序遷實

與名悖雖庸夫騃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乎秩四時奉天道以爲政者乃如是乎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傳宰士也其說是矣即原思爲宰之宰也若係冢宰不應止言宰咺也周室雖微歸諸侯妾婦之賵未必遽遣冢宰矧左穀但無明據耶故必經書宰周公之類而後可斷爲冢宰耳

衛州吁弒其君完不稱公子程子謂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弒君乎其說是矣稱衛者不過言衛國

之削可耳所以別於魯也公羊謂當國胡傳亦謂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國政主兵權而當國也其殆求之太深者與

鄭人來輸平公穀作隨成程傳作渝變其平似不如文定納成之說夫春秋諸侯隨變其成者多矣然未有遣使特來者也遣使特來其爲納成無疑沙隨呂氏謂如呂刑輸而孚之輸是矣

桓公二年滕子來朝胡傳謂魯桓弑逆滕子朝之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然前此鄭伯首與桓會于垂

盟于越後此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皆黨弑逆者也而未嘗貶其爵豈聖人之王法獨行於弱小之陳而不行於齊鄭諸大國矣乎吾知其必不然也殆桓之子孫如季子僖公未聞以桓之故而沒其善傳謂惡惡短是已滕一黨桓遂貶爵終其子孫不已甚乎豈又知其必不然矣必隨程氏謂春秋時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土小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爲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朱子之說亦然殆庶幾近理者然非實有所據不過臆度之

闕耳故君子亦闕之而已矣

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兼舉二日闕文也廬陵李氏謂二傳不究闕文之義公羊則曰君子疑焉穀梁則曰舉二日以包之左氏則以爲再赴其繆尤甚矣不信傳而取正於經其善說經者與

天王使家父來聘程傳曰桓公弑逆未嘗朝覲天王不討而屢使聘之失道之甚也其說是矣由此觀之家父來聘亦不能無罪矣故書來聘而其罪自見胡傳謂春秋重於責賢科而家父不與焉是大

夫即可以聘弑逆矣陳恒弑其君夫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今乃獨責冢宰而恕大夫可乎恐非夫子之本意在所可疑者也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按會曹先蔡伐鄭後之者胡傳從先儒以為後至也不知後至之說果何據乎從數千年後無所取證而欲以己意度當時事吾知其難矣噫說理不能無差而況於事乎故補其闕正其誤臆其事斷其疑皆先儒說經之弊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按左傳納糾作子糾

穀梁傳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序糾于先管子載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亦序糾于小白之先又載僖使鮑叔傅小白鮑叔以爲見棄荀子則明言齊桓殺兄以爭國是子糾長於桓公也前漢書上令薄昭與淮南厲王書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而程子信之文定文公從之而胡傳遂以左傳稱子爲誤夫荀子明言殺兄穀梁管子咸序糾于先言弟者特薄昭一書耳程胡朱三公遂斷以小白爲兄何哉是則終屬可疑者也

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按左氏謀伐楚也胡傳遂以伐楚次陘之師江黄不與者乃齊桓分其兵以為奇使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夫江黄最爾小國焉能當楚縱分而為奇終不足為八國之援桓公管仲必不為是謀也故伐楚不至或畏楚而不敢行耳是未可知也必謂分而為奇豈非以意見臆當時之事者 尋

季姬與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按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其叅明矣胡傳乃以季姬稱字而未繫諸國以

爲女而非婦遇于防若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也不亦誣乎夫擇配者必備會聚諸侯而後知其孰賢也獨遇鄫子豈得謂之擇與魯秉禮義之國僖公賢君也縱溺愛其女何至聽其自行擇配而出國會人爲此無恥之事哉何蕆泉謂春秋孔氏之刑書也傳爲案經爲斷斷獄者必案以事反覆其情然後刑得乎平不究事案而任情不入則出聖人用刑不如是也其說是矣胡氏擇配之說初無所據其諸不案事而妄揣案尸所無之事以斷獄者乎或曰公穀何以有請已之說請已者公怒

止季姬故使鄫子來朝以請己耳

介葛盧來朝左氏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此理之不可信者其殆左氏之誣乎博物志亦稱嵇叔夜以爲無此矣續博物志乃謂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偏知之列蓋因介葛盧而傅會之故遂謂國人咸解云且稱上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其類聲會而訓之殆又緣是而誣古人矣故諸說載洽長詹何翁偉李南沈僧照之事皆傅會左氏也不待辨而知其盡誣也

夲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謚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
兼之歸惠公仲子之賵亦稱兼之程子曰雖子母
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其說是矣胡傳以惠公寵
愛仲子故稱惠公仲子僖公尊崇風氏故稱僖公
成風其論雖奇恐非春秋之本意也

成周宣榭火胡傳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
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其言榭是矣然以宣榭
爲宣王之廟恐非是蓋廟皆有室以藏主經所書
桓宮世室是已今但稱宣榭必係宣廟中之榭故
公羊則曰宣宮之榭穀梁則曰以樂器之所藏目

之其非廟明矣吕大臨考古圖又有郝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内史策命郝葛者祭畢偶於是策命郝故遂言王格云耳因格一字而[illegible][illegible]爲廟不亦泥乎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胡傳從荆楚而者盟既諱公于僖十九年齊之盟矣今成公棄晉從楚書公不諱者以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其殆牽强之說乎夫曰從同同者謂既諱僖公則他公亦不必諱但從僖公同以爲貶耳果如是則凡弑君莫

之類惟于始犯者而用書法以貶之即足以例其餘矣何又言春秋如化工之隨物而賦形耶寺意經書從 之罪已明未必以譏公不諱公爲書法也胡傳前立凡例後有不合者復言春秋多變例以觧之殆亦文定之自例自變耳從千餘年後而欲求聖人之心法論其炳如日星之大義而闕其不可盡通者可也豈可專泥于一字哉

新宫災三日哭按新宫者宣宫也胡傳從劉絢不曰宣宫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宫

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恐未必然夫神主未遷成之君臣非病狂喪心者也奚為三日哭耶公羊曰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穀梁則曰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庶乎近之矣然則哭而合禮何以書公羊所謂紀災是也

九月辛丑用郊胡傳載人饗之說劉原父謂左氏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若此年用人於郊則昭十年不應言始矣左氏素好誇誕成公果用人于郊豈不張大其事而記之乎其言是矣故三傳所無後世妄以己意臆當時事

咸不可信者也

定公元年春王胡傳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也蓋祖公穀之意也予謂書春王不成文理若桓宣簒逆亦未有去其正月者故後書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則昭之不得正終定之不得正始皆明矣奚待去其正月而後見哉殆亦夏五之類傳寫者之闕悞耳

從祀先公三傳從皆作順杜預以爲正閔僖之祀似

乎得之惟馮山謂祔祭昭公而文定從其說汪氏謂昭公之葬畢謚疑已祔祭祖廟是已蓋謂之先公則非止一公可知馮山文定云然者特疑於從之一字耳高氏謂其事則順其意則非故變文言從也非從祔之從也又謂武公煬公在所當祧閔公僖公在所當正但言先公則盡從典禮不止正閔僖之逆也言亦有理然左傳止言順祀先公穀梁止言貴復正也去左穀既遠必以其公其公實之不亦鑿乎

十年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程子曰齊服義而求歸之故

書水歸是已文定謂聖人以天自處故自序且續其論雖高恐聖人德愈盛而謙愈至終不自有其功也

蓬底浮談卷之十五

談書

賢賢易色顏師古注漢李尋傳易去聲讀輕易女色也謂重賢而不重色耳是亦一說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周文安謂父之道是父所行合道者三年者歲月漸久而無所改其能遵行父道可知故曰可謂孝矣僅可之辭也必終身無改然後爲至孝也尹氏兼以非道言失聖人教人以孝之義矣且說是也朱子雖列尹氏言于圈外而曰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其猶

惑于尹氏之說者與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明言夏禮殷禮是天秩之禮如君尊臣卑父坐子立兄先弟後之[illegible]隨與凡五禮之截然而不[illegible]特禮之儀文末節耳[illegible]說焉氏曰所因謂三綱五[illegible]謂文質三統周氏謂三綱五常是天叙之[illegible]禮也其說是矣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或謂朱子解必也聖乎作疑而未定之辭必也射乎亦當作疑而未定爲優細玩之作疑而未定似得夫子本文意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自始祭而不欲觀是全不欲觀明矣由此推之蓋惡其非禮拘於臣子助祭之分不能不觀而心不欲觀耳趙伯循謂自灌以往浸以懈怠決不應方祭之始便爾懈怠也閻氏辨之是矣

雍也可使南面古人向明而治凡聽治皆南面不特人君爲然也可使南面謂可使治民耳非謂可使爲君也

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燕泉謂

犂牛之子人或以其所出賤之然當有事山川犧牲惟尚夫騂且角者豈能終棄之而不取哉用舍皆就人說以勝於集註若謂山川之神[illegible]諸則山川雖靈豈能自用騂角之牲乎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循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楊用修謂合二說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

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旣
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悅者不悅夫
子之仕非不悅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
不行其否塞乃天命所厭耳若謂矢爲誓否爲不
合理不由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可謂奇論也何
燕衆又謂見南子者見魯之南蒯未知孰是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夫聖人之生知
者義理耳君子之學學知此義理而已耳故夫子
之好古敏求求知聖人之生知者耳尹氏乃曰孔
子以生知而云好學者非特勉人也盖生而可知

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是以聖人之學在於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矣何以有生而知之之說乎此後世博聞强記敝精神於無用者而指爲夫子之學陋矣朱子格物之說謂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殆緣尹氏而悞也陽明反覆辨之是矣

文莫吾猶人也楊用修考晉書欒肇論語駁曰齊魯謂勉强爲文莫又陳騤雜識云方言侔莫强也凡劳而勉若云努力者謂之侔莫亦一奇論也

六尺之孤鄭注十五以下按周禮國中自七尺以至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疏謂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故鄭注稱十五以下是矣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illegible]者謂之文即文行忠信之文也陽明謂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酧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條理節目之繁至不可窮詰皆所謂文也是矣秩然者爲之禮即克己復禮之禮也朱子謂禮者天理之節文心

之全德莫非天理陽明謂吾心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已夫子又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博學曰約之似亦微有先後內外之辨言博學於文而復約之以禮耳陽明謂博文即所以約禮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不亦過哉故謂文是禮之見於外者顯而可見之禮也禮是文之存於中者隱而難見之文也是也而曰博文以約禮不可也曰博我以文曰約我以禮明白彼此對言分爲二事謂博文即所以約禮

可乎故過於分析固不可而矯枉太過直截而强
一之又豈聖人之本旨哉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張進之謂按月令十二月
紀曰命有司大儺實先王政令之大者高誘注曰
大儺逐盡陰氣爲陽導也與出土牛同義蓋儺禮創
于古聖王導陽氣以順時令孔子信而好古上律
天時而身則不可以隨鄉人追逐喧呼故易朝服
而立于阼階蓋動即陽靜即陰朝服即陽常服即
陰立即陽坐即陰皆導陽氣以律天時之義也其
說近理而謂朝服即陽立即陽則近于鑿矣謂

周禮方相氏率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則是儺以逐疫遺氣係周公所制之禮天子乃儺復命國儺命有司大儺其不為迷惑明矣鄉人之儺大儺也命有司大儺是受命於君也意春秋時猶然故朝服而立于阼階殆敬君之命者與

吾與點也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曰某平生不喜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簀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留為後學病根愚

謂朱子釋吾與點也識聖門之學而見其大旨矣
程子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則已體驗而有得矣若朱子之所自蹈猶未
透此一關耳乃以所註為誤吾不知其孰誤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不食如井泥不食言
不為人所食也若匏人不可食但可為樽繫之以
浮水耳莊子所謂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是已
若言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則凡植物皆然不宜
專指匏瓜矣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集註曰小道如農圃醫卜或

謂農者食之本故王政莫重於農卜以決疑故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醫以養疾病濟夭札故黃帝問於岐伯而著書經是聖王之所先也夫豈小道乎哉小道者方術技藝之類耳

右論語

在親民漢唐儒者原作親愛乎民並無異說朱子始謂當作新民耳陽明辨之是矣

物有本末陽明謂木之幹謂之本木之稍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是矣故疏亦但言萬物

有本有末謂兩物而內外相對者似乎非是

致知在格物朱子訓致爲推極訓知爲識訓格爲至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以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果如斯言則是知生於物聖人不得生而知之矣又曰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巳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乆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是勞精獘神於事物之末豈能致其真知哉必欲衆物之

表裏精粗無不到吾恐聰明強記者亦將窮年白首而猶有所不能也顏子深潛純粹終日如愚何以能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耶爾曾子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明道何以尚有玩物喪志之戒耶物物事事各有其理一理未窮知有未盡夫子何以能一以貫之耶孟子何以言學問惟在求其放心耶揚明辨之誠是矣其說亦明白痛快得大學之本意的然可從者也但謂着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着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則是以知為行而缺誠正之功夫矣故誠正之

說曰盥從舟與盤何爲是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孔疏以盤爲沐浴之盤朱子因之非是臨川吳氏謂盤承盥手餘水器也古人將盥手別以一器盛水實盤上用杓斟而沃之餘落盤中故盥文從水從臼從皿兩手加于皿而以水沃其手也皿加盤也內則曰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盥不以承盥水而以承其餘水故盤曰盥盤明盤爲盥器而非沐浴器也浴器用杅沐器用盆浴身沐髮甕汗不可刻文者也何撰泉謂晨與必盥一日大約三四盥行禮當不

止此故曰日新若沐浴則五日然後請浴三日然後具沐且有過此期者不得謂之日新矣孫炳徵之的爲鑑器也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鄭注絜猶結也挈也其說似優于度夫上老老而民便興孝上長長而民便興弟上恤孤而民便不倍如此是以君子不求諸民而求諸己自有挈吾矩之道以運天下於至方耳故所惡勿施是自納於矩度之中正己恕物而上下四傍無不各得其所矣故曰此之謂挈矩之道章句謂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此之間各得

分類則上下四傍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似添一

層意非傳文本義也

或問古本大學何如予曰古者史猶闕疑況於經乎朱子疑大學錯亂缺略而正之補之非闕疑之道矣陽明謂其未嘗錯未嘗缺學固不能盡知然訓詁必當從舊本爲是則古本大學學者不可不知也

右大學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章句以天地位分屬致中萬物育分屬致和過於分析者也中致則和無

不致天地旣位則萬物自育矣

極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謂造化之理雖聖人不知其所由是已非問禮問官之謂也禮官非其至者也老聃郯子能知之不得謂之有所不知也有所不能焉如堯舜之仁而病傳施濟衆湯之克享天心而不能常致豐稔之類也若孔子不得位則命也而非行也人所憾於天地章句是已或謂夫婦可以與知能行是道之流行充滿不間於愚不肖之夫婦也非賛而何聖人不知則極其幽玄矣聖人不能則極其精微矣天地生成之偏

爽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則造化莫測矣非隱而何

不當俱求所爲隱也

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其言精矣康成謂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即程子之意也迹謂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又曰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即張子之意也宋儒說理太約視漢儒而尤極其精耳

聖賢之言大約章分而旨合詞異而理同不待勉強附合者之也章句謂其章言費隱其章費之小者

其章兼費隱包大小適矣究中庸原無此意也

右中庸

無已則王乎又無以則有一焉按桓公答管仲曰無已則鮑叔牙可乎又無已則甯戚無可乎且二字見於戰國策其多張進之以爲更端之意彼時之方言是也

孟子道性善是指原其本然之理粹然不雜者也故以堯舜得氣之純者證其理之本無不善又以乍見孺子入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因推人皆有

眞惡辭讓是非之心以決其善惡欲謂天下同入於善耳若究其極終當以夫子性相近也爲不易之論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則是理寓於氣之中而因氣斯具耳得氣最駁者本然之理亦爲氣所蔽而卒歸於冥頑昏昧下愚所以不移也程子恐人性無不善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言而以自暴自棄釋之實非不移之本義故論性必兼程朱氣質之說而後備陽明又言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

可

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其獨見之言乎學者不拘舊說靜觀而默識之方知性氣之不可大分耳

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或謂許氏說文契爲堯之司徒舜典舜命契敷五教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耳聖人正指堯故下文實以放勳之命苟以爲舜則放勳之命不通矣其說是也

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朱子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夫建子之說不同先儒或以爲改月或以爲不改月要之不改月者爲

是周文安辨之最詳故十一月徒杠成謂是月沍寒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輿梁成謂是月大寒而輿梁已成也若以十一月爲九月必徒杠經營於七八月而後九月可成也以十二月爲十月必輿梁經營於八九月而後十月可成也豈不妨築場復稻之農功乎至七八月之間早鄒曾未稻熟遲南方晚禾亦至十月方收者七八月間正須雨澤也故當直作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爲是

君子深造之以道深對淺言深造者潛心精思深其所造而非膚淺之謂耳似非進而不已之意

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爲如古字通用予謂文王望道之心眞以爲未見耳豈特如未見而已哉自宜直讀而作助語之詞也

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識理爲知悟理爲覺雖重言之而意不甚異故趙註但訓一句集註分事之當然與理之所以然似乎近鑿夫謂知但識事之當然則聖人生知者亦豈徒能識其當然之事而不能悟其所以然之理乎

仁人心也言仁卽人之心耳程子謂心如種焉仁則其生之德是也集註以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

於人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離矣夫曰故反而名之似孟子有意以人心名仁曰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則但可以言心而不可以言仁非孟子仁人心之本意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能求其放心則欲去理還性無不盡德無不全而聖賢之能事畢矣故曰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程朱謂能求放心方可上達恐非孟子之本意予不敢盡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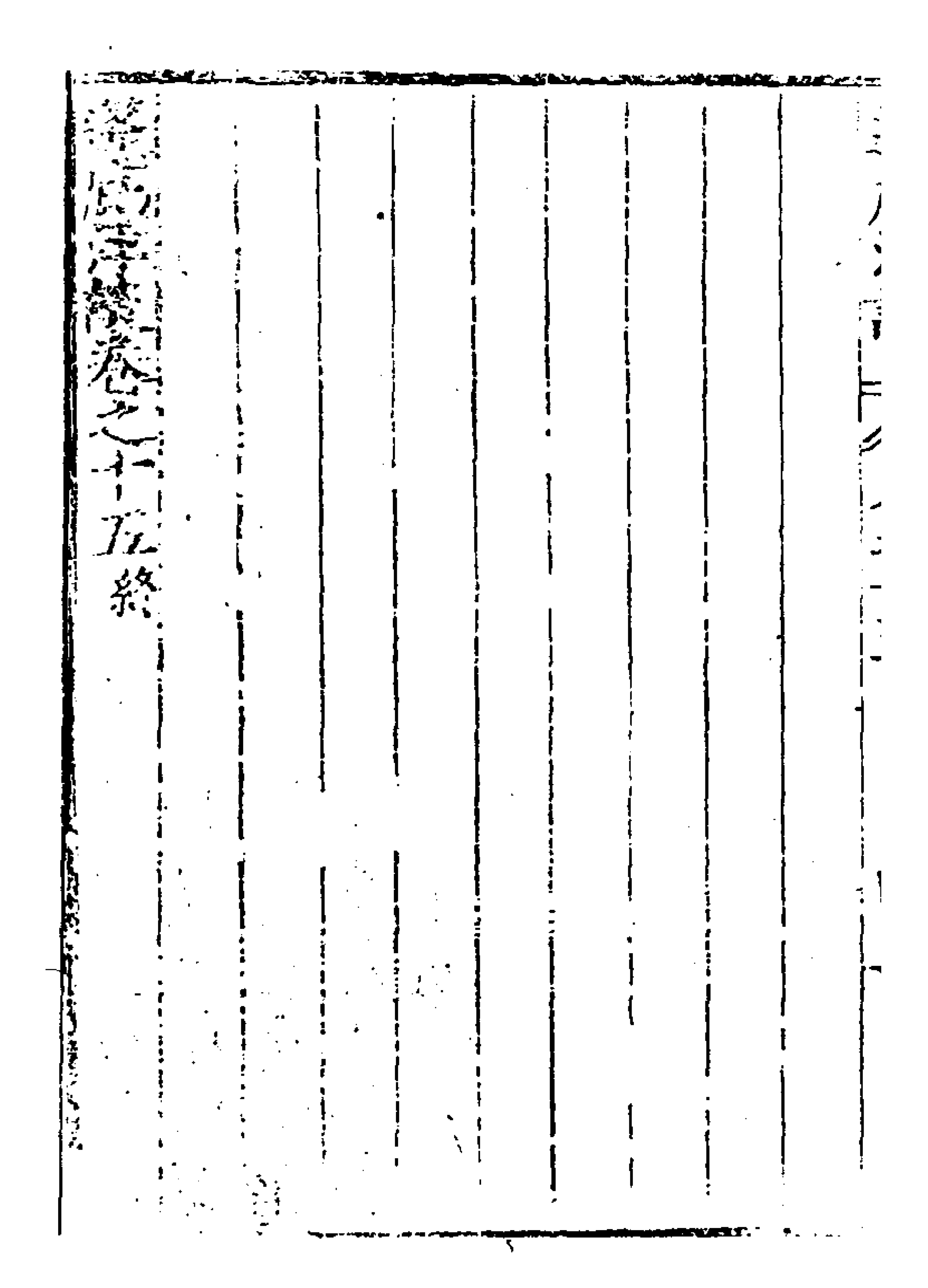
仁也者人也與中庸仁者人也同章句謂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至哉語也其善釋聖言者乎今改作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遂索然無味而非孟子之本義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是即告子食色性也之性也命也有性焉即孟子所道性善之性也故孟子言性是就性中指其本然至善者言之而宋儒氣質之說已原於此矣

或謂予談多與先正同異非後學所宜予曰朱子尊

信程子至矣而本義多異於程傳蔡子朱子之門
人也而書傳亦有不從其說者君子不以爲過也
故予誦習傳註偶有所疑即書之以就正於有道
亦庶幾得聖賢之本意若朱子之於程子蔡子之
於朱子云耳予豈敢故異於先正也哉

右孟子



[illegible]卷之十五終

閑適園四景曲

春景曲

【錦堂月】麗日含花輕霏染葉浮動園林清曉明媚和柔淑景最堪顧老熏裀褐香吐幽蘭襯芒鞋軟鋪芳草合舒長嘯喜淡蕩東風惕人懷抱【前腔】吞討白日難羈青陽易變浮生莫負良時須覽化尋真芳覺韶光偏好霧將消浮碧堤描雨初散落紅未掃合前【前腔】休錯貴侈平泉富誇金谷只為要尋歡樂誅茅雖陋東皋為我濃粧舞纖腰柳嚲青絲醉嬌容桃敷紫萼合前【前腔】自許塵外無營境中有得將詡依稀堪

比氣煖心慵倚松春夢繞成飛蛺蝶栩栩牽魂轉鶺鴒喈喈聒耳合前【醉翁子】知不破除萬事無過酒且乘時買醉杯長在手非謬有酒伴相尋使向池邊須一斗合飲天和遇盛世如春春色逾多【前腔】業障事功都在彈碁上無得子歡呼攻圍益壯非誑有仙侶相過花間一局心俱賴合前【僥僥令】楊風吹白紫杏雨洗丹脂莫愁吾儕無計留春住但秉燭遨遊計便奇【前腔】牡丹零魏紫芍藥淡深紅唯願今年春去明年至與園裏幽人作主翁【尾聲】花開花落山長碧春去春來人自適這遨遊便是長生訣

夏景曲

【[illegible]】綠水湖煙浮火榴霞綻漸覺朱光堪戀奇峰墻外白雲飛動青逕謾將筇杖跨足巾戴遂頭草徑閒行遍薰風生兩腋詠花前誰道瀛洲別有仙 合 紉荷衣供芝膳且漱泉枕石搖消扇瀟灑逍遙如見莊生面

【前腔】綠樹雲濃碧波天淡一幅畫圖晴展小園日永閒來更覺如年但把榻為囊爻琴作消交物外情無限宵然塵慮絕悟真茶獨向玄中訪列仙 合前

【前腔】聽乳燕語語猶嬌看雛鶯飛飛還隊暫支頤坦腹在間成寐好似希夷夢想酉郭心灰忘卻人間世醒來

無一事把茶煎不待飛昇已是仙合前【前腔】寧菴韻
紅綺盈池摘枇杷黃金滿樹喜門中富貴無人相妬
更有大夫鼓瑟公子吹簫雜奏娛朝暮疑住清都裏
樂無邊偏怪人稱是半仙合前【絳都春序】倚闌觀遠烟
自相憐眼前清景誰能見閒流水齊綿綠浮瓜片溪
毛野菜都堪薦綠陰深處把香醪泛合前但願東君不
山園朝朝暮暮長歡宴晴雨總宜人眼長新林
花池草隨時變院詞翰自操鉛躬洗硯句成揮罷天
將盱携琴就月把新詩按合前【風入松】雲深樹密景無
暑素心人分外清涼看取年年夏日長

秋景曲

【[illegible]】碧天如洗澌亭臺清淨祝融收林中夜色涼如許卧看織女牽牛但見玉露零瀼金風蕭瑟獨憐素景愜心憂合唯願取清秋無事日日清遊【前】

【換頭】夜永皓月澄輝浸碧海冉冉青烟寒光萬頃銀河清淺縹緲見鏡裏素娥孤影佳境浮入金甌飲乾瓊液便覺胷中煩慮釋合前

【前腔】馥郁我將廣寒仙桂移蔭吾廬幽花箇箇開金粟疏離畔還半吐數叢黃菊只見泛酒英浮批風唱落將醺復唱清商曲合前

【前腔】難留金井梧飄畫梁燕去嘆人生亦似蜉蝣思

豈偏但及時行樂哉良堪嘆矣正深悲杜陵孤憤

我遊宴廓自無愁合前 **玉輪臺** 秋光勝皆前殘葉

濃丹林外孤烟裊深碧澄潭皎鏡况水邊紅蓼白蘋

與芙蓉相映誰道漸蕭條繁華特盛把淡容都寫在

兔毫端賦成秋興還逐句吟哦自訂容與忘歸山色

將况村光欲暝清宵眠不得闌干斜倚絡緯吟聲

獨聽 **前腔** 休矜秋深瓊苑冷銀屏何似我草閣茅亭

清浮顥氣角巾短服喜隨事快心稱意有時斷雲

散自具朝飡有時新縱蟹螯新釀酒自尋一醉有時

觀穫稻東疇老翁稚叟鄰童子亦相呼拾穗此樂野

原缺

[illegible]淵沸灑無漠溪湯谷熹平美飾鶩鷄豚吹洞簫歌
[illegible]巨隨風俗葭管飛灰春自促自促舊占和風到
[illegible]清為福清為福炊菰煑炙粥閒為福閒
為福對雪酣醍酥人如玉人如玉豈非福恁冬去春
來自寒自煥尾聲苦寒休道玄冥酷驅寒自有樾觴
綠我且掩扉靜俟二陽復

隆慶戊辰六月朔月泉張子為纘承邵子作

雲南都司經歷侯鳳舜刊

四景曲終